



投稿邮箱: xzrbfhtys@163.com  
▲▲ 扫码关注“徐州放鹤亭”微信公众号

## 铜山籍艺术家风采录⑦



艺术家 张哲峰

1979年2月生,铜山人,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徐州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铜山区书法家协会主席。江苏省第三批群众文化“百千万”工程优秀文艺骨干、2024江苏十佳青年书法家。作品入选全国第十届书法篆刻展、全国第六届篆刻艺术展、全国第二届扇面书法展等。



艺术家 朱存伟

工作、生活于南京,1972年生于铜山,199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2025年举办“万象之境——朱存伟作品展”、“城·见”朱存伟个展,2022年举办“悠远——朱存伟作品展”,2019年举办“作为他者的自我——朱存伟个展”。

## 鉴赏·说画

### 刘熙载「清而厚」理论与张哲峰书法的美学追求

◎ 权大庆

《书概》及其所体现的美学思想,在书学及美学史上有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刘熙载的书法美学思想作为中国古典书法美学的终结,已经逼近了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变的转折点。《书概》有言:书尚清而厚。分析这句话,“书尚”二字,表明刘熙载是把“清而厚”作为他品评书法的重要标准。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研读了他的《书概》,便可知“清而厚”甚至是他品评书法的唯一标准。因为他提出的其他一些关于书法的理论,都可涵盖于“清而厚”。可以说,“清而厚”是刘熙载书法理论的总纲和基石。张哲峰先生将堂号定为“清厚堂”,当是取其意。理解张哲峰先生的美学追求,应当首先理解“清而厚”的内涵和刘熙载的书论。

从历代关于将“清”作为美学范畴的论述,特别是从刘熙载《书概》出发来理解“清”,其大致有以下四种涵义。

一是纯粹。清字的本义为水清。自然界中水的清澈、透明,衍生为审美意象的纯粹和清晰,作者心中之境、之意,浑然一体,纯之又纯,似空实有,毫无杂物。《书概》云:“司空表圣之《二十四诗品》,其有益于书也,过于庚子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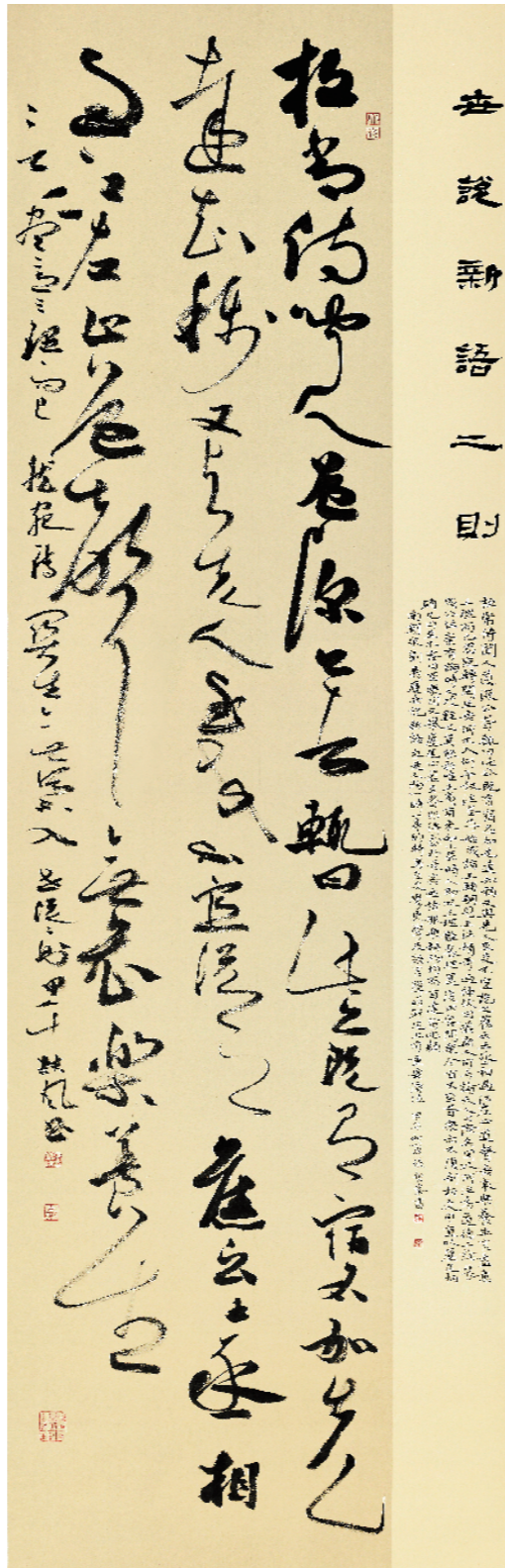
《书品》。盖度《品》只为人标次第,司空《品》足为一己陶陶次也。此惟深于书而不限于书者知之。”所谓“陶陶次”,即是涵养心中之境。又云:“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这里强调了人的修养对作品的影响,首先是对艺术心境的影响。非纯粹之人,难清,难静,难得纯粹之境,何来纯粹之作?故《书概》云:“扬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心不若人而欲书之过人,其勤而无所也宜矣。”哲峰先生自云:“今之清厚堂,居闹市,无常客,清静之地也。每无事,辄入室闭门,自我逍遥。读闲书、写大字、刻印章、绘丹青,独处一日,忘饥渴而不知倦怠也。”如此种种,皆为涵养心中纯粹之境也。

二是简洁。作者的心中之境,是自己涵养的,我们是无法直接看到的。但若没有作者的心中之境,眼中之境则无从谈起。由作者心中之境,到欣赏者眼中之境,需要作品来呈现,即创作的过程和表现的方式。怎样呈现?简洁,不芜杂,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故哲峰先生自云:“不工者,工之极也。《庄子·山木》曰:‘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善夫!’又云:‘学者务益不如务损。其实损即是益,如去寒去暑之类,去得尽非益而何?’”观哲峰先生书法,通过“雕琢”,通过“去寒去暑”,风格疏朗,笔墨精到,用最简洁的方式,达到“朴”,达到天然,努力用最少的手法,将作者心中之境完整地呈现给欣赏者。

三是高雅。魏晋时,“清”成为品评人物的术语,如“清正、清微、清峻”等,形容人的品行端方、奉公守法、超尘拔俗、不同凡响,以及风神气韵之美。《书概》云:“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书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伦气、俳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士气,即高雅之气。与哲峰先生交,其为人处事非雅不为,非雅不言。入其室,洁净清雅,典籍满架,文物罗列。书作不需细品,雅气扑面。

四是独特。独特是由“清”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像这个世界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一个艺术家如果达到了“清”,也即达到了“真”,去伪存真,意味着他剥去了所有不属于他的东西,剥去了所有杂质,至真至纯,那么他也达到了他自己,他的本身构成了他的与众不同。至清的必然是独特的:他只是展现了他的本来而已。而所有人的本来都是与众不同的,只是很多人无法认识和达到自己的本来。《书概》云:“书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于心行。不然,书虽幸免薄浊,亦但为他人写照而已。”那么若要不为他人写照,须得独特,须得有自家面目。又云:“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所谓入我神,亦言独特性,也是一个艺术家自身风格的形成。张哲峰先生已初具自家面目,并在不断的努力探索之中。

仅就“清而厚”三字而言,一个“而”字,表明“清”和“厚”是并列的,是不可分的。“清”易耽于薄,流于弱。所以刘熙



《世说新语二则》 张哲峰作品



张哲峰篆刻作品

载以“厚”教之,强调纯粹而不单薄,简洁而不简单,高雅而不孤峭,独特而不偶然;强调丰盈的纯粹,有力的简洁,中和的高雅和必然的独特。《书概》云:“论书者曰‘苍’、曰‘苍’、曰‘秀’,余谓更当益一‘深’字。凡苍而涉于苍老,雄而失于粗疏,秀而入于轻靡者,不深故也。”此“深”,即可作厚讲。

我们观哲峰先生的书法,“清厚”之气已跃然可见。他的书法的气象是浑然一体的,从线条到结字到章法,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纯粹的境界。在这个纯粹的世界中,又充满了丰富性:圆笔与方笔,润笔与枯笔,阴阳相生。不是一味的方笔,也不是通篇的圆笔,而是有机的变化与结合,这种丰富性,达到了丰盈的状态,是一种丰盈的纯粹,是一种以厚为载的清。刘熙载认为“书与画异形而同品”,近年来,哲峰先生在画和印方面又颇为用力经营,亦显示出“清而厚”的风格。

书尚清厚,本于心行。清,得之于水;厚,取象于土。《书概》云:“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曰:‘书者,心之迹也。’以水之清,以土之厚,由立天定人,到由人复天,造艺术之大境,是张哲峰先生的美学追求,也是我们的期待。

(作者系铜山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铜山区文联主席)



《花枝系列-20》 朱存伟作品

凝视朱存伟的画作,常有身在他境的恍惚,也许这正是其悉心营造而又跳脱现实之味的陌生感,出离了日常逻辑的直述,让观者的神经隐遁于充满可能性的离奇幻境。

我不想用任何带有象征色彩的荒诞寓言或是带有蒙太奇意味的优美诗歌,来图说眼前如此可喜的画面,因为这样会简单而粗暴地干预观者阅读出更多意味的可能性。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一种自圆其说的虚拟,因为这种虚拟的表述更适宜艺术感受的生长,自由存在着的虚构空间也才更加切合情感生发的样态。对知觉世界的异重组不仅适用于已经为大家接受的超现实主义绘画,纵然是饱含抒情色彩的东方艺术,也暗合着这样的生长规律,宋元格律化了的山水是一种虚构,明清诗歌体的花鸟也是一种虚构。当我们从对优美情景的追摹转向对真实心境的意写时,有取舍的虚拟便成了通向内在性灵花园的坦途。

朱存伟的画作中对主体物象“取精忘粗”式的“写实”是一种情感表达上的需要,对无关剧情线性生发的琐碎物进行天然屏蔽,亦是出于一种自足式的不需要。实有的目的不是为了对视觉空间的占有,而是相形之下成为撑起虚空与孤独感的有力支点,于是朱存伟在静默气氛里放任了的生长仪仗便成了一种物化了“自在感”的静默表情。

——胡电亮(策展人)



《逍遥游》 朱存伟作品

朱存伟骨髓里生长着东方艺术的根,身体上却绽放着当代艺术的隐喻之花,头顶又似焕发着意象派的气息。他的画面好似一座意境迷宫,活物与静物在其中戏仿寓言。他的绘画体现出多重性,既古典又现代,既繁复,他的所指并不明确,其能指亦如难于捕捉的蝶变。艺术语言其吊诡之处在于:它貌似为创作者、观赏者双方所用,而其实它首先取悦的是自身。换言之,蝴蝶首先是那个斑斓的自体,其次,在观者眼中,蝴蝶又是同时服务于梦境和现实的双面间谍。朱存伟画中的隐喻,无论你怎么解读,它都是在自洽的空间中静默不语。这是画家自我设置的迷宫,也是挑战观者的一种方式。

——南勇(南京艺术学院教授,艺术批评家)



《温暖》 朱存伟作品

朱存伟的画面很安静,从图像构成上,我们大概可以解读为:一些食草动物带着透亮的眼神,想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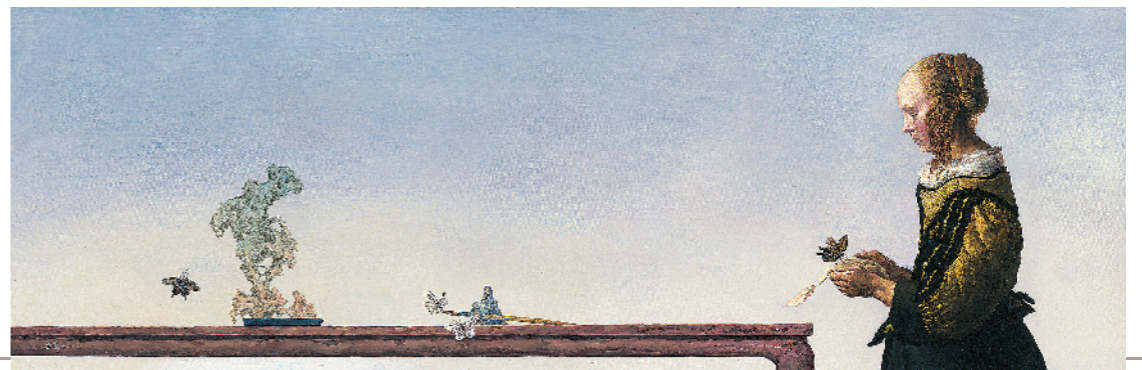
然而,它们的出现却带有明显的荒诞感,贯穿画幅的枝叶呈现出的生长状态与凝眸静立的动物荒谬相连。由于其具象写实的方法和笔触的处理,这样的组合摆布在一起却不显得生硬,它们反而似乎有了与人类相似的悲欢变化感知系统,专注而敏感地酝酿着语言,却只能用柔善的眼神传递出来。

植物、动物、物件、空间,只要在画中出现,无一不构成矛盾,画家对技巧丝毫不冷淡,他着迷于技巧的布局、发散,却服从于一个明显的悖论。于是,我们不禁要问:艺术家细腻地描绘一个个自相矛盾的场域,出于怎样的目的?难道画家希望给予我们的,仅仅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时刻?

画面上,动物身体都有独立的美感,那些各自经历盛衰的树枝,都饱含着尊严。它们共同构成面对现实的小小挑战,在这种安静的对峙中,害羞、懦弱、沉默、温柔的特质都转化为美德。它们的眼神里,都带有痴情般的信任,借由那些善良动物之眼,作品所叙述的事实无疑是与现实的情感、知识分类、图式经验为敌的。这些本来应该自由奔跑游戏的动物被局限在人造的空间里,依旧自然、温暖、饱满。

或许艺术家一方面在探索写实本身的可能,重心却更在于讲述新的关于生活、身份、情感的经验,并借由一个个荒谬的组合,传递出内蕴的力量。

——樊林(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信》 朱存伟作品

本版统筹 本报记者 胡明慧

张哲峰扇面作品

